



余舊爲冊記凡經傳所得家庭所講師友所聞莫不筆
置以備遺忘歲久成帙追憶舊讀閒于是編有考暇日
因剔繁纂要萃爲一書曰識遺庶幾往者之筆力不徒
爾嘿畊羅璧子蒼甫

羅氏識遺卷第一目錄

成書得書難

經題籤

筆史

孔子師

文繁省

書史訛名

雉釋文

孔門多才

孔子諱魯

理根本

曹參不伐

有國二權

明辭識時

十六相四凶

姬周姓

羅氏識遺卷第一

宋 羅 璧 著

成書得書難

易更四聖而始備書歷二千餘年存者僅存十八篇詩之剛也夫子十取其一春秋魯史之名記者非一人其後夫子修之左氏傳之又其後劉歆杜預合經傳而一之然後經以傳明事以類著經之成亦難矣周衰極文之世晉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春秋吳季札聘上國始聞詩之雅歌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邱士生其時得全見六經者無幾商頌至正考父纔得十二篇于周大師孔子周旋杞宋閒欲究夏商遺禮而不得劉歆言漢經秦火書惟有易至孝文時伏生始口授尚書孝武時壁出者皆朽腐散絕詩之萌或傳雅或傳頌合而成詩其後得書二十篇以為尚書大傳謂為不傳春秋唐孔穎達曰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元服虔杜預皆不曾見今尚書建安蔡氏謂楊雄亦未見尚書余按書出孔壁者皆科斗文字凡二十五篇號為古文出伏生口授者三十四篇其後夏侯勝等傳之洛陽石經刻之漢號今文孔壁初出孔安國上之官承詔總為五十八篇作傳傳成會國有

巫蠱事不獲上壁書復湮行于漢者伏生三十四篇而已故壁書世儒多不見後有張霸者習聞書五十八篇之說偽造二十五篇并伏書為五十八篇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鄭元注書依用之多乖異晉興壁書漸出至梅頤為豫章內史全得孔書盡上之官為施行壁書方大傳猶缺舜典江左蕭齊建武中姚方興始獻舜典孔傳五十八篇始備隋開皇閒始流河朔見書疏但漢武至前晉凡五百餘年閒歆向父子披羣書甚稀不應孔書皆不傳直逮晉宋楊誠齋序易曰韓起始待之故或者亦疑梅頤之意

嘗見易象而喜然起之所見者義文之易而已非夫子之易也今乃得見起之所未見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嘗嘆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今夫子之易性與天道之言也乃得聞子貢之所不聞其述古人不得

學海類編 二 言
多書而讀之備矣韓柳未出歐陽公得韓文六卷于漢東李堯輔敝篋中脫落顛倒無次序乞歸讀之後官洛陽與尹師魯補綴方成全書穆伯長叙柳文謂初不全見于世亡字失句闕墜爲甚凡用力二紀文始成定今讀韓柳者未必察也司馬溫公進資治通鑑表曰臣之精力盡在此書又與宋次道書曰光自到洛之日專以修資治通鑑爲事于今六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奏御唐文字尤多 夢得將諸書年月編次爲草卷每四 截爲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以夜

補日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纔至大歷末年向後卷數增倍於此共計不減六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文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公閒居洛十五年朝廷許開局自隨辟官授廩命吏給扎故成此書使無如許歲月及官主其上未必成也蔡氏云古書自篆籀變而爲隸竹簡變而爲縑素縑素變而爲紙紙變而爲摹印摹印便而書益輕後生童子習見以爲常與器物等藏之者祇觀美而已余謂書少而世不知讀固可恨書多而世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年猶未有摹印多是傳寫

故古人書不多而精審作用亦不解線縫只疊紙成卷
 後以幅紙槩黏之猶今佛老經其後稍作用子後唐明宗長
 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始令國子監田敏校六經板行
 之世方知鐫甚便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
 國子監熙甯後方盡弛此禁然則士生於後者何其幸
 也

經題籤

題籤經目雖小節古人亦審朱文公見題伊川易傳者
 謂題周易程氏傳方是蓋後傳先經得尊經之意且言

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

余按古傳春秋者三家而曰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

梁傳皆先春秋經

但先儒又有大名居下之說大名易詩書禮

傳是也易以文王序加周字

周岐陽地名姬先代所封詩曰周原膺膺是也後為

代號因書以上古書加尚字

孔璧只得虞夏商周之書孔安國序書伏生之下經

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

詩以毛萇傳加毛字

傳詩者初

尚書則尚字伏生加

禮述周制加周字

禮出

魯毛韓今之詩傳自漢博士毛

禮述周制加周字

禮出

題周傳以左氏作加左字以別公穀後來班固漢書陳

壽三國志皆大名居下取法于經也若伏羲始畫八卦
 重為六十四卦鄭元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

爲文王惟王弼孔穎達以爲伏羲所重蓋說卦曰昔者
聖人之作易也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伏羲
作易之人已言兼言畫六而成卦則重卦伏羲無疑也
但上繫言伏羲以來之制作十三卦皆云蓋取則卦名
伏羲前已有矣矧畫前有易理且素具乎况于伏羲前
言易皆從曰聖人蓋有深意薰叔嘗面問朱文公以卦
設名之始公答以無所考 詩名之說或謂國史或謂
子夏毛萇而書金縢曰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
則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爲風雅頌說者以爲始于孔

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不知吳季札聘魯在
孔子未反魯之先而魯太師已爲札歌風歌雅歌頌則
夫子乃衰周之僭禮樂者爾周禮雖有太師掌六詩之
說然先儒謂禮出劉歆則六詩安知非後世依倣而托
之者余按魯駟詩序曰于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
克作是頌樂記曰人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
之聲以道之史記曰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觀此則雅頌
亦作者自別也 孔子序書以置篇端始孔安國
左傳春秋初各一書後劉歆治左傳始取傳文解經晉

杜預註左傳復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于是春秋左傳二書合爲一因傳解經事見歆傳左傳春秋合爲一見杜預左傳序

筆史

范蔚宗東漢黃憲傳述諸人敬慕之說而憲之美無可尋至今讀者欽其賢慕其器唐史于房杜解善謀善斷外事迹亦不多見但王魏善諫英衛善兵例推爲房杜功項羽殘暴班固書之曰羽西屠咸陽曰所過無不殘滅嘗攻襄城無噍類語不激而羽之暴十分著露此史

筆之妙至於敘列人物傳褒之者贊貶之者稱美者

傳無載

按史著贊始遷固實法左傳左傳每于事終斷以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故遷固法而爲

贊史臣曰太史公曰臣某曰之類

蓋人非堯舜安能盡美作史之道當

尔勸懲之意因寓焉蘇老泉曰馬遷傳廉頗本傳不載

其議闕與之失而見于趙奢傳傳酈食其本傳不載其

謀撓楚權之繆而載之畱候傳傳周勃本傳不載其汗

出浹背之恥而載之王陵傳傳董仲舒本傳不載其和

親之疏而載之匈奴傳蓋四臣者功十而過一不欲因

一以疵十乃與善之意也論蘇秦曰其智過人論北宮

伯盱愛人長者班固贊張湯曰推賢揚善蓋四人者過
十而功一併其一者廢之是塞人自新之路而堅其肆
惡之心懲惡不已甚乎後之讀者甯復識哉

孔子師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識
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借孔子言語譽之後來
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
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
實因據以爲證家語後有晉王肅所加故益難據信由是益堅後學之信

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
信其學故託言世之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
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
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來而
問禮老聃一語又備見諸書未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
之教主于清靜無爲其著書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
薄而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學從而有掊斗折衡攘棄仁
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等論則聃之學何禮之可問耶
太史公謂道家虛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

度故後之宗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弔肉晉代可證已豈有以禮訓孔子而勸其徒則廢棄耶孔子于人
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沒之耶故愚爲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師表盍推周公彼其夢想猶冀見之孟子去孔子未遠具曾思之傳最的誦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于莊子輩尔聃學之是非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言明之此其借孔子尊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皆與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

妄爾若孔子從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爲周藏史藏史書所藏者聃所職多書孔子因往問聃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言及聃而聃之禮何不書傳其後而甘爲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排孔子實尊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興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禽滑釐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敘名之至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余舊輯素王事記只據諸書纂輯未暇辨理今輒附此

文繁省

司馬遷史記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漢史敘一
百年事八十萬言晉張輔以此優劣班馬王逢原解論語
夫子爲衛君章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包咸解子
見齊衰者章曰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朱文公括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曰君子審富貴而安貧賤視若
稽古三萬言者有閒矣左傳敘晉獻公殺申生事曰君
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禮記檀弓約以四字曰君安驪
姬公穀敘晉使齊事由卻克眇季孫行父禿季孫良夫

跛曹公以手僂齊使眇者逆眇者跛者逆跛者禿者逆
禿者僂者逆僂者劉知幾史通曰宜除眇者以下句但
云各以類逆足矣此句煩也漢書張蒼年老口中無齒
史通曰宜去年口中三字但云老無齒足矣此文煩也
朱文公云家藏歐陽公醉翁亭記草前數行鋪敘滁州
之山忽大圈了但注環滁皆山也梁安貧記武陵桃源
事曰洞中人問今乃何代後歷幾何漁人黃道真曰今
晉代秦後復爲漢魏矣至陶淵明但曰尙不知有漢無
論魏晉司空圖曰辨于味而後可以言詩江嶺之南凡

學海類編 卷一 九 言述
資于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齶非不鹹也
止于鹹而已華人以之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酸鹹之外
醇矣有所之尔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東坡約之
曰梅止于酸鹽止于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嘗在
酸鹹外然皆只中庸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之說
莊子山木篇曰豐狐文豹棲于山林伏于窟穴靜也夜
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于江湖之上求食
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
皮爲之災也至應帝王篇但一語曰虎豹之文來田列

子敘少壯老死曰其在嬰孩志氣專一物不傷焉德莫
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逸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
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其在
死亡則之于息矣反其極矣莊子約以四句曰大塊載
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列子敘人壽無
幾曰百年壽之大劑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抱
孩以逮昏老居其半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
其半疾痛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量十數年之中
泰然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尔莊子敘此

學海類編 一
則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疾病死喪憂
患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視列語明
省多少詩中如介甫眠分黃犢草后山一身當三千之
句前輩嘗評其善約然語簡又須意足李壽裴晉公
詩曰見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中時叙其壽康功
業三事于兩句中楊誠齋挽張魏公詩曰出晝民猶望
回軍敵尚疑叙其出督去國內得人心外攝夷狄四事
于十字中歐陽公上杜祁公詩曰貌先年老因憂國事
與心違始乞身祁公年四十卽髮白當朝以權倖不悅

未及七十謝事故祁公謂此兩句道盡他一生心事所
以意足方見簡之工也歐陽子謂簡而法惟春秋可當
之後學之立言法乎宋景文修唐史務簡而奇如雷霆
不及掩聰之類皆以奇而舛若其猶有未當者柳子厚
段太尉逸事狀曰吾戴吾頭來矣宋史削去下一吾字
曰吾戴頭來矣河南邵氏謂去下一吾字戴頭來果誰
頭耶豈知段之不懼正以自請一死詞之工正在下一
吾字此則不詳文義而省者

書史訛名

堯舜禹湯或以為四聖人名或以為諡或以為號以爲
諡者諡法始周古未有也以為號者索之舊說謂孟子

稱堯曰放勳舜曰都君屈原稱舜曰重華孔穎達圖書

火舜典最後出江左蕭齊時姚方興獻舜典重華句乃
方興所加不知離騷先秦之書已有差重華之不可迂

就重華而陳辭等語書中候稱禹曰文命蓋放勳謂堯
則孔疏亦難盡憑

能依倣上世之功化重華謂舜繼堯重光文命謂禹布

文德然則堯舜禹湯為號無義名或近是况堯命舜之

辭曰咨汝舜舜命臣曰咨汝禹若稷契則知舜禹盡名

也湯名論語著曰予小子履世本乃謂湯名天乙皇甫

謚世紀謂名履字天乙不知商代帝王以甲乙丙至舜
丁為次則天乙乃湯別號

命棄為稷養官也在當時以稷與禹皋陶並稱名已覺

混及他書凡稱棄者並曰稷不知夏以前祀柱為稷殷

興始廢柱以棄代謂稷可代棄名非也殷史帝乙崩子

辛立是為紂則紂名辛非受也尚書西伯戡黎及武成

皆言商王受二孔釋書謂受紂音相亂鄭元謂紂轉為

受及名方曰其在受德孔文釋受德紂字余按殷人名

其惡曰紂其轉紂為受或者偽書者過也至諡法以殘

書損義為紂亦未詳殷無諡法而妄爾列子注伊尹生

伊水之上故姓從其地屈原離騷孫武兵書呂不韋春秋孔穎達詩書疏皆著伊尹名摯謂之尹者正也言能

正天下

鄭元注尹言究孔安國注尹

故號伊尹而太甲伊訓等篇述

其言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皆指尹為自稱之名君前臣名以號與字可乎史記索隱著太公望姓名曰姜子牙故左傳毛詩齊例稱姜姜先封呂他書復稱呂尚以可師可尚也孫子兵書存其名猶稱呂牙謂之太公望者史記曰文王遇呂尚于渭濱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

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則太公非爵望亦非名也後世不察謬曰呂望呂尚蓋緣史記以太公望與周公旦並稱又曰太公望北海人也讀者從而亦訛

雉釋文

左傳都城過百雉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其取以名文之義未詳

公羊五堵

而雉則二百尺

山陰陸氏著埤雅謂雉性妒壘護疆飛不越分

界之內以一雉為長潘安仁雉賦曰畫墳衍以分兀者

此也其飛榮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以雉計丈也禮記晉太子申生縊死鄭元注曰雉經晉語亦曰申生雉于城廟孔氏釋雉性耿介被獲必屈折其頭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因思城之大有取于雉有望于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泛然哉

孔門多才

孔門多才可使治賦可使爲宰可使從政可使與賓客言子華之使冉求之藝子路良孺之勇

左傳微虎宵攻吳師卒二百有

若與焉冉求清郊之戰樊遲爲我右則勇非一夫

子貢辭命外善貨殖公冶長

能通禽言言語德行文章外無往不有聖人從而以道德禮樂陶鎔之譬天地閒生生職職各正性命所以爲萬古大化治聖人歷聘列國雖因道德所宗亦多因弟子而重楚謀欲以書社封孔子子西忌之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王之帥師有如子路者乎王之使列國有如子貢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其後季孫啓哀公聘孔子亦以冉求之勝學軍旅於孔子也史記言仲尼沒後弟子大者爲諸侯師小者爲卿相蓋其平日琢磨使有用非止章句之末也漢藝文志曰孔子沒羣

弟子各編成一家之言名曰九流一儒二道三陰陽四法五名六墨七縱橫八雜九農則孔門之學何所不參孔子之教何所不講所以爲聖而當時共慕至沒而弟子異昔故曰孔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春秋之後無聖人戰國孟嘗平原輩亦皆聚客數千書之史者鷄鳴狗盜袖椎竊符縱橫狙詐賈生民之禍而已下惟是珠履瑋瑁以雄其國所以士益眾世益卑近世伊洛學興始以修齊平治爲教故胡氏謂伊洛發明然後人知孔孟可學而至視漢晉以來第以詞學名儒者有

閒矣至紫陽集諸家之大成其精本之義理其粗究之經濟嘗書儲才之說曰有天下者必諏詢咨問取之無事之時而參伍折衷用之有事之日方其事之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需則親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擾則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可得之多歲引月長則所蓄獨富久且精故知其長短而不謬多且富故更迭爲用而不竭今人平居不才爲意及臨事倉卒泛然求之所以用之欲稱其任難哉又曰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眾短棄一長不以近遺遠不以小加大則其聚一時英

彥請之者豈直曰文爲而已又當參堯禪舜舜禪禹皆是積歲程年稷契夔龍之任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則決非以驟致也若傳說起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漢祖倉卒羅致販繒屠狗吹簫織簿皆爲用則短不可棄長小不可掩大又可驗也况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人有不用未有無才之時特患教無孔子而取之之說又不大公尔

孔子諱魯

北魏史著魏之祖詰汾田山澤見輜輶自天而下有美

婦人稱天女受命與詰汾偶期年復會果以生男授詰汾曰此君之子也自此世爲帝王竊詳古帝王受命之符未有神異如此者考之當時魏大武嘗命崔浩撰國記浩書魏先世事詳列通衢事皆直筆北人見者無不忿恚浩以暴揚國惡身滅族夷乃知詰汾之偶史官懲浩失而失之者也古以訐直取禍不一若史權所在尤嫉之招矧國諱乎故班固蔡邕皆不得其死聖人慎亂邦安得不以孫言爲貴孔子在春秋凡魯失多爲諱護詩三百例錄變風魯獨著頌與商周等論語禘自既灌

而往者曰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曰不知也夫子禮樂所宗豈不明禘者朱文公謂禮不王不禘魯侯國舉禘實僭故夫子託以不知鄭元謂禘則序昭穆魯以僖公爲閔公庶兄躋僖閔上有逆祀之失故夫子不欲觀禘余案躋僖閔上乃文公三年孔子仕定公時陽虎已順祀先公無緣尙爲逆祀不觀禘元未詳爾文姜通淫于齊書會于禚之類雖不泯其實及文姜與弑桓公不容于魯書夫人之歸曰孫于齊言若孫讓而去之義桓閔二公皆弑死經例書曰薨成公適晉爲所畱經沒不書其諱國惡也審矣昭公娶吳姬姓泰伯之

後也陳司敗之問正以娶同姓之醜夫子甯受以爲己過而不別爲辯辭至春秋書孟子歸曰夫子至自吳及其死也書孟子卒不表夫子之爲曰氏蓋不殉昭公之失書孟子凡皆爲魯諱也皇甫氏謂孔子若不受司敗之議則千載之後遂永信我言謂昭公果知禮是亂禮之事從我始今得司敗見非受以爲過則他人不謬所以幸也孔穎達謂孔子于魯事不可無法者不奪其所諱亦不爲之過諱每事諱護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後世安知所懲故爲魯諱禮也不爲魯隱爲世教也公羊傳

學海類編 一
春秋諱例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爲中國諱
左氏曰諱國惡禮曰諱史著崔浩才比張良而稽古過
之惜未稽仲尼之法也

理根本

秦據崤函事耕織修戰守復取蜀爲富饒之本卒滅六
國漢高委蕭何治關中光武委寇恂保河內曹操撫河
濟屯許下俱濟大業唐興因隨關中之資宋興籍周之
富視高光特易者根本有素也若項羽之敗全是漢遣
彭越等入楚地謀撓楚故兵疲食盡以此不支羽恃其

勇悍日事外攻略不于根本究心一旦兵敗方有無面
目見江東父老之語大概根本不立則進退無據耕織
不偏廢然後表裏可以交敷高宗南渡胡致堂進計乞
措置荆襄爲根本安行所謂老小者陛下分部諸將謹
斥候治盜賊自以精兵爲輿衛巡歷往來征伐四出如
高祖在滎陽成皋京索而畱蕭何于關中光武戰臨淄
壘坻而置寇恂于河內又言置行宮或建康南昌江陵
一處安太后六宮量畱兵將爲營衛陛下復兵按行周
旋彼此不爲定居又言既定講武其餘庶常日力不暇

學海類編 卷一
言一
給者別置行台區處之此建炎規恢復一大議論也惜
當時玩其說蓋一身在外則足以禦寇而根本之地不
加傷意于事務之大庶常日不暇給者置行台處之則
可一意講武圖所謂興創之大功有志天下者致堂此
說萬世法程也

曹參不伐

山谷以韓信勝趙不自驕而師李左車爲武夫悍將所
難詠以詩曰功成千金募降虜東西置坐師廣武雖云
晚計太疏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信事固難矣若曹參佐

漢祖起兵未有韓彭輩戰勝攻取多出於參異時論功
爭以參爲第一者此也高祖先項羽入關參功爲最速
逮得韓信參已封建成侯一旦舉信爲大將不聞參有
軋已之嫌雖信奇才然參視之實爲後出至信擊魏擊
趙參皆與俱擊齊參以相國屬焉則參不特不忌信乃
降心出其下此于士君子不足道而見之參則難矣其
謙讓不伐不待舍蓋公隨蕭規而後然宜其善終于蒞
醢之世參本傳言韓信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又言
信立爲齊王引兵東與漢王共破項羽討齊未服者漢

學海類編 卷一
王卽帝位徙信王楚參國相印觀此則參終始出信下
噫難哉

有國二權

國之大權二政與兵而已故權宜專不宜分分則事無
統兵權宜分不宜專專則亂生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
王時掌兵者齊侯呂伋宰臣召公奭迎嗣子命仲桓南
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先儒謂齊侯掌兵而不
可發召公發兵而必資仲桓南宮毛則其權之不統屬
也尙矣西漢郡置守一人掌政置都尉一人掌兵二者

不復相統置南北兩軍亦不相攝高后時周勃以太尉
掌宿衛初得北軍而不得南可證也唐李府衛制壞兵
聚方鎮卒以取亡宋興鑑其弊郡置通判貳太守道置
轉運貳制有兵權者錢賦不之寄有錢穀者兵無所預
思慮視古人益密矣內則政事歸于中書故外戚不得
撓宦官不得與于兵典以樞密宰相可知之而不可總
之三帥可總之而不可發之發兵之權歸樞密而樞密
置使必置副欲彼此相制也州兵典以指揮隨郡大小
爲員多少每指揮四五百人給餉在運司統制領守倅

學海類編
神宗嘗言藝祖養兵只三十萬京師十餘萬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此又內外相制也

明辭識時

萬事古今有一定之理亦有隨時之宜湯武征伐雖不若唐虞揖讓然桀紂之暴如是非湯武伐而除之天下何時得安乎所以伊川讀易先明辭次議時如孔子作春秋尊王孟子七篇之書教諸侯爲王以時觀之孔子時王室政教猶行列國義理相尚使有桓文復出王室

猶可扶持也至孟子時七國日事戰爭周君曾不能爲時重輕而民生憔悴虐政日甚一日故孟子以王道曉諸侯亦明時者也張南軒曰君子救世時宜而已孔子作春秋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勸時君行王政湯武順天之心也惜伯夷叩馬李盱江常語司馬公疑孟等作似非識時者然有武王孟子之書又不可無後世盱江溫公之說乃扶持世變之一端高祖稱義兵伐隋隋煬之惡視紂尤甚高祖爲隋方伯有湯武之貲當時聲煬之罪義旗東指爲天下除殘民心響應舉動豈不正大

乃竊臣突厥遙尊煬帝別立代王徐行禪讓之理所以
胡致堂謂正大之舉反委曲行之皆不明時者也孟子
有獨夫紂之說南軒曰王者天下之義主民以為王則
謂之王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况所謂王者以其能
生殺能廢置能弭亂息爭紂煬雖苛暴為獨夫生殺廢
置猶在也若衰周二君無紂煬之惡而安于衰弱使文
武德澤斬盡制度大壞付天下于自盛自衰自在自亡
于世治亂茫然不與焉亦安得不謂之獨夫哉

十六相四凶

五運歷譜載黃帝之子相承四百年次顓帝即高陽氏在位

七十八年次帝嚳高辛在位七十年次唐堯在位七十

年以其數考之意子孫至舜時已六百一十餘年魯太

史克稱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族蒼舒至叔達八人為高

陽氏之才子天下謂之八元如歷譜之數八人至舜時已三百一十餘年伯

審至季狸八人為高辛氏之才子天下謂之八凱如歷譜之

數八人至舜時已一百四十年少皞有不才子曰窮奇至舜時已一百六十餘年帝

鴻氏有不才子曰渾敦歷譜曰帝鴻氏黃帝孫與顓帝同顓頊氏有不

才子曰檮杌至舜時皆二百年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歷譜

學海類編 羅氏識遺卷一 三 巳

曰縉雲氏黃帝臣至舜時亦七百餘年竊意舜時未必皆尙有其人雖古

人多壽然數人者不皆壽縱壽亦未必如此其久也若曰自其世濟美惡者言之縣歷六十餘年之遠未必代代皆元愷人人爲凶類也夫謂之世濟者世代相仍積累皆然也不思堯舜大聖生朱均瞽鯀頑圯生舜禹父子相去一閒聖愚懸隔禹治水可謂有大功于世啓少康之外咸無可稱文武之興后稷稼種之休烈猶可存者成康宣王外可數無幾焉以帝王之胄猶若此彼十六相世爲元凱四凶族代爲惡人吾不信也况更歷六

六百餘年謂之元凱其閒豈無一凶德敗祖宗之美謂之凶族其閒豈無一良善掩前人之愆謂皆自其世濟而言之亦非也

姬周姓

左傳晉平公以同姓四人備嬪御鄭子產聘晉言于叔向曰今君內實有四姬焉蓋指四人別同姓之醜非目賤妾爲姬也按古婦人皆有字與諡或國名下繫其姓先儒謂其不忘本且別他族今考字下繫姓如周女曰伯姬叔姬齊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狄女曰

叔隗季隗是也諡下繫姓如齊女曰宣姜莊姜宋女曰
聲子秦女曰文嬴楚女曰江芊杞女曰定姒是也國下
繫姓如秦女曰徐嬴陳女曰息媯之類豈惟姬姓後世
以目賤人戰國曰幸姬如姬漢史曰諸姬薄姬愛姬釋
者不辨其爲用如薄曰姬音怡臣瓚曰漢內官也秩比
二千石位婕妤下惟顏師古謂漢內官無稱姬者周姓
貴于眾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宋大觀閒公主易
號曰帝姬貴之也若世例以目妾豈反賤乎然則姬女
貴而以姓著反不若齊宋女不辱其姓之爲愈

羅氏識遺卷第二目錄

擔頭上看花

經根人事作

史闕文

子夏子思

崛奇可味

寅正非夏

改朔

歷代帝陵

兩韓信非

三策中原

川陝江湖上游

子冠氏上

三大處置

大橫

十二州

羅氏識遺卷第二

擔頭上看花

宋羅璧著

九疇興而易道晦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古經爲後儒所斷者多矣况去籍于周壞于秦雜于漢魏晉後儒惟鄭王諸儒臆說是拘于是根本不立故魏鶴山云人須將三代以前規模在胸次一一從聖經看來庶親到地位涉歷可以自得若只在諸儒脚下盤旋終不濟事緣擔頭上看花終不

學海類編 卷一
若樹枝頭天然活精神也此語蓋爲舍六經泥訓詁者發朱文公亦謂詩易之類多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年立言本意人須是虛心平氣于本文之下不要畱一字先儒舊說及他是何人所尊所敬所憎所惡一切閣置惟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皆自亂經學以先入之說汨之也今人學文者不參六經而拾韓柳歐蘇之緒餘筆史者不本春秋而希馬遷班固之近似賦詠者不探三百篇離騷之雅奧而唐人章句之是尋故皆只襲古人脚迹不能專門名家者此也近時蜀

士董梁可曰文字用事要從元出處推究不可只撿拽他人見成事來使譬如賈物出產處得來既可擇其美惡又可兼貨竝畜若只他人擔上販來不惟美惡不辨亦得少而售狹矣姑卽莊子大鵬事言之就全篇討究則知鯤以魚大而化鵬鵬從南溟曰天池擊水三千里以六月息搏扶搖羊角之風來蜩鳩斥鷃之笑出齊諧志怪之書是少曲折筆端自然活動若見他人用大鵬事已亦從而大之則事狹而意促矣此亦不欲擔頭上看花也

經根人事作

司馬遷謂古人有激而作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作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遷羅腐刑故有此言卽其言推之太康失邦而五子作歌太甲不明而伊尹有訓三監亂周而周公作誥孟子不遇齊梁患楊墨而述七篇仲舒劉向下獄而著說苑新序繁露玉杯等書柳子厚劉禹錫李白杜甫皆崎嶇厄塞發爲詩

章遷之言信而有證也然考六經論孟皆根人事作周易著吉凶悔吝之理春秋錄是非善惡之迹毛詩載政教美刺之詞尙書推唐虞三代之懿禮記威儀之詳備周禮制度之纖悉論語立身行己之大方孟子發明王道之極致無有空言者所謂治道而爲經豈專舒憂洩憤之爲哉

史闕文

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邵康節十二會謂氣運至子方有天未有地至丑方有地未有人至寅方有人

三代皆即天地人始處建正當堯時在巳今在未到戌
當人物都消盡經世書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詳此則

戌亥子丑乃古今一日之夜寔天地混沌閉塞之時堯

至宋歷三時凡三千餘年上此寅至巳歷四時當凡三

千年但孔子書斷自唐虞茫昧者不究詰後儒因只據

聖經為說史家雖上及三皇然皆哀取后人僻書襍傳

而成之非真有得于當時事實也但以康節堯舜上猶

有四時說推來帝王前世代縣歷有莊子敘伏羲上猶

十一氏鄭元六藝論譙周古史皇甫謐帝王世紀羅泌

路史及廣雅皆述伏羲前帝王數十百氏年逾數萬所
謂肇自伏羲特就其所推者言之爾又以易繫參之伏
羲黃帝堯舜以來之制作十三卦皆云蓋取則離渙益
隨等卦伏羲前有矣卦畫不耑伏羲始也司馬遷史記
劉道原通鑑外紀又皆遺伏羲只斷自黃帝始不思周
易萬世文字之祖經秦火獨完備者也大傳言伏羲氏
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敘三五傳次甚
明二史不然故東漢張衡近代朱文公皆咎遷春秋不
王吳楚以尊周室所以嚴正偽之辨也後世史官徒知

學海類編 卷二
四
言述
徇編言之說周史厲王流彘之後繫之共和者十四年而周統中絕遷固漢史惠帝崩紀呂后爲政者八年歐陽公厠武后于唐本紀司馬溫公黜蜀帝魏皆拘于編年說也定奪于文公綱目然後正僞分而統紀明豈史氏瑣瑣之見哉但秦後項梁與諸侯共立楚懷王孫心爲義帝當時合書義帝爲正統然後繼以漢王莽篡漢漢史爲新者十八年張衡謂時漢元后猶存只當爲后元本紀編年月紀炎祥而莽篡事第著之莽本傳更始居位光武常爲之將後始卽真則光武初亦當以更始道有未足邪

子夏子思

司馬溫公通鑑著魏文侯師卜子夏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來歷本戰國策以史記考之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子夏乃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生孔子卒周敬王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寔七十三歲子夏時二十九歲後十一年哀公卒繼元王七年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六年威烈王二十三年子夏當一百一十四歲

周王更代之際年有重疊不過差之三四年如史記則子夏當威烈王二十三年亦百零四歲孔子既沒子夏已有老西河之說但不知果得如許歲數否柳子厚論孔子弟子曾參最少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論語出于有子曾子門人已有曾子啓手足之事則子夏死曾子先矣通鑑書周命三晉爲諸侯于威烈王二十二年魏之始侯文侯斯也或子夏無如許歲數溫公以師子夏爲文侯美事繫之然當加初字以著其始史記世家曰盜殺晉幽公魏斯立其子烈公烈公立十九年始

命三晉爲侯則師子夏未必魏斯既侯以後事也通鑑又著子思言衛侯事于周安王二十五年來歷本孔叢子時去孔子卒一百一十二年伯魚先孔子卒五年計伯魚最末年言衛侯事時亦已一百一十七年凡此疑皆往事追書之但溫公既書曰某年必有實據

崛奇可味

駢儷貴整散文忌律各有當也尙書禹貢敘九州地理之分畫山水之離合物產之參差貢賦之高下功力之作止鋪敘隨之而異更不淆雜顧命敘成王導揚之語

儀文之列去之千百載而讀者尋丈可辨此千古文章之妙故東坡嘗推禹貢曾子固論后山學文且讀顧命周禮文章之奇不一而狀物最精內饗曰午夜鳴則廝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曠色而沙鳴狸豕盲眠而交睫腥馬黑脊而盤臂螻五者各物之病與臭也卻行仄行運行紆行蚓蟹魚蛇之行各態也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物之鳴各處也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與夫銳喙決吻數目願脰小體騫腹等語羸羽之屬各

形也皆隨其異而筆之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于任重宜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頽爾如委苟頽爾如委則加任焉必將廢措狀飛走翕張之勢而無力有力輕重可以想見此猶有形狀可寫也若無形無影之聲摹寫最難禮記樂記曰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何啻親聆其抑揚高下之聲後來昌黎聽琴等作雖寫此而費辭矣經後文字之奇推莊子大木異竅穴之風聲天籟變爲八聲之妙至厲風濟

則岌竅爲虛一語又自有聲入無聲乃古人狀物之妙
至敘物之遞遞相生曰種有幾得水則爲鬣得水土之
際則爲鼃蟻之衣生于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爲
烏足烏足之根爲蟻螯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
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鵲掇鵲掇干日爲鳥其
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
乎食醯黃輓生乎九猷瞽苳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筭
久竹生青甯青甯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于機
物生凡十八變而句法十五易妥律中雜崛曲是以其

語可味後人以東西南北行文者甚多平鋪直敘外無
委曲東坡超然臺記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遠若
近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
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
有存者北俛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
鋪敘四顧而文法四易味其語殆非一索可竭也後來
如洪景廬又多尙此記馬遂良怡齋曰方吾家居入怡
顏以事父母出怡怡色以與兄弟處暇時讀書以怡吾
心食與口怡寢與體怡敘五怡事而句四易又養拙堂

學海類編 卷二
記曰人必有所養以直養氣以蒙養正以智養情以寡
欲養心以靜養身以義方養子以善養民以學養士以
法制養兵以節養財養木于山養禾于田養牛羊于牢
養鷄于埘養魚于淵養龍于江湖養萬物于天地由書
契以來亘古今之理具是矣一失所養則位養驕勢養
敖侮養高酒食養四體養奸以誇養盜以竊養虎以貽
害養稂莠以蠹苗養蟣蝨以蕃搔養癰疽以戕身反正
備論養字之義文亦四變又短中攬長皆懼其律也景
虛如此甚多姑錄一二以見前輩文法

寅正非夏

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之卦其行爲木建朔合從寅始
堯以中星定四時尙書二月五月巡東南八月十一月
巡西朔皆寅正仲月故孔安國王肅皆謂自夏至前建
寅首正月劉道原通鑑外紀因書禹卽位仍有虞以建
寅爲歲首書湯卽位乃改正朔是歲首建寅非專夏正
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曰吾得夏時焉蓋就此較而言之
非推本而言之後商建丑周建子秦建亥漢興因秦至
武帝太初元年始復用建寅爲歲首而寅遂不改

朱文公曰

孔子取夏正以陰陽之氣終始著明也蓋子月作一陽
 生時則陽氣未出于地寅則陽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
 此始已月六陽雖備而溫厚之氣未終至未月復窮而
 溫厚之氣始盡五月一陰生時則陰氣未出于地申則
 陰出地上而嚴凝之氣從此始亥月六陰雖備而嚴凝
 之氣未終至丑月窮而嚴凝之氣始盡蓋地中之氣難
 見地上之氣可驗夫子所以取寅正也但自子
 亥為日一周日以子始歲亦寅始亦有可議

改朔

三代建正大抵改朔後人不深考遂謂并改月號王肅謂古

歷遭戰國及秦而失夫月改則十二月紊其經時改則四時易其

位月可強改時有定序可改乎余以經求之無改正之

說尚書舜二月五月巡東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隨四

仲月以巡方月何嘗改堯典以正仲冬曰平在朔易朔

北方訓盡也萬物至此盡而復蘇蘇則皆當改易則歲

一周之理也是猶曰未有子丑寅建正之說若商以丑

為正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商謂年為祀太甲嗣位改元

而稱十二月為首其後桐宮服闋伊尹以冕服奉嗣王

歸亳告新君始亦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月不改也或疑

伊訓序稱太甲元年又曰三年復歸于亳不知序作于周世所以年異祀又曰服田力穡乃

亦有秋時亦不改也周建子書亦曰周以子為正毛詩

稱首歲雖曰一之日然一之日觶發二之日栗烈之後

繼之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未嘗不以十二月為歲終又十月蟋蟀之後言曰為改歲則歲雖改而十月之號不改也至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一與今之氣序合亦不改時也周禮大司徒曰正月之吉始和中春詔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王后六宮之人生種稷之種正歲十二月斬冰賈公彥釋正歲是夏正月若徇周以此推之諸言正歲皆建寅月籥章於仲春仲秋逆暑逆寒司裘于仲秋季秋獻裘與夫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春祠夏禘秋嘗

冬烝賈釋周禮祭祀田獵皆用夏正亦與今之氣序合不曰子正而改

也禮記月令所紀四時亦皆夏正漢魯恭謂書出秦呂不韋而實周世書所據皆夏正改者惟服色犧牲號令器械而已此猶以秦焚之前論者秦焚後史最可證史記書秦改年始朝賀皆十月朔秦以建亥為正故秦史書年之下皆首書十月漢書文穎解云周火德秦以水取火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此亦為改朔不改月之證又秦歷應置閏者皆在歲末左傳歸餘于終之義也史記及漢書凡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蓋閏

月於歲終也顏師古謂不然則經謂之十月矣此又可
見秦以九月為歲終也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

為來歲受朔文可胡文定公引商書元祀十月二月及

見月令秦世書也漢史建亥之下即書冬十月明周改正不改月朱文公

謂杜元凱後序載汲冢竹書皆古晉史記以建為歲首

又嘗曰改月者後王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獨

疑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為建午建未之月及十二月與

梁成之語于是門人問答多曰闕疑但春秋用正伊川

以為只周正建子月非春而書春則夫子行夏時之意

胡文定傳春秋周建子正且曰夫子以夏時冠周月垂

法後世以周正紀事亦無其位不敢專余以春秋傳本

文考之則又不然蜀士王容溪嘗著說曰周果以建子

為正時月與之俱改則春秋何以書春三月己亥焚咸

邱乎夏五月鄭伯堯段于鄆乎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

乎十二月祭伯來乎凡此紀四序皆合寅正杜預注乃

曰四月夏二月七月夏五月秋乃今之夏冬乃今之秋

夫月可改也時可改乎又隱三年傳書四月鄭祭足帥

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取麥秋取禾夏時

明矣杜預乃訓取爲芟踐以附會周正之說隱九年經書三月庚申大雨雪三月當五陽之月而大雪書之非時也杜預乃謂夏之正月正月有雪亦豈異哉經又書春秋大水無麥苗秋種麥生苗水忽漂之記異也杜預記五月謂之秋漂殺熟麥及五穀之苗經言麥苗而預言五穀之苗不知四月小滿麥已登場五月又安有麥之可漂耶威八年春正月乙卯烝烝冬祭春而烝非時也杜預注夏之仲月威四年經書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書之正月重公失狩也而左氏曰時禮也大率左

氏杜氏把持周正之說故每牽合周而亦有知經用夏正處甚多不知何前後反覆如此余謂堯命羲和敬授人時暘谷南交昧谷幽都定之方中出日納日占之昏旦東作南訛西成北易測之時氣日中永短齊之晷刻鳥火虛昴之中星析因夷隩察之民事孳革毳毼驗之物類然後中氣定而四序正此其氣序不差雖巧歷莫違杜預乃移易四序以附會周正豈理也哉

後世魏景初復建丑

唐載建子未幾俱復寅正蓋氣序不可得而移者

歷代帝陵

西漢劉向疏曰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邱壘皆臥葬奧

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葬蒼梧之說見禮記與竹書然孟子先秦古書云舜生于

諸逢遷于負夏卒于鳴條鳴條衛晉地實今河中府安

邑無緣葬蒼梧况蒼梧在堯五服外虞夏為荒服之境

或曰陟方乃死不知舜享年百有餘歲晚乃傳位于禹

十七年而後崩則巡狩晚當為禹舜未必耄年猶任奔

走也考阿中紀市有舜墓疑象禹葬會稽不改其兆殷

封有鼻正今道州或象冢也

湯無葬處崔駰薛瓚言湯冢在濟陰亳縣皇覽云在亳城北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雍橐

泉祈年館右樗里子葬于武庫皆邱壘之處惠文武昭

襄五王皆大作邱壘多其瘞後盡發掘始皇葬驪山墳

高數十丈周迴五里餘石槨為遊館人膏為燈油水銀

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藏機械巧變不可勝記又

多殺害人埋工匠其後項籍焚毀宮宇雖已發掘餘空

藏牧兒亡羊其中持火索羊遺火燒其棺夫死者無終

窮而國家有廢興明君智士遠慮無窮故甘薄葬之誠

乃奉安之道也余按周禮言天子之喪斂用圭璋璧琮

璜琥皆為渠眉鄭司農注開渠為眉令汗得流去也鄭

元注渠眉玉飾之溝瑑冢也以組聯六玉溝瑑中以斂

儀曰帝崩舍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襪如鎧狀
 連縫以黃金縷腰以下玉為押長一尺二寸半下至足
 亦終以黃金縷陵制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
 丈堂壇高二丈墳高十二丈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
 步已穿築為方城開四門容大車六馬錯渾襪物東漢
 禮儀志紀載甚備其言藏明器數曰簞八甕三甗二瓦
 鏡一彤弓一彤矢
 八卮八牟八豆八籩八酒壺八槃匝一几丈各一蓋一
 鐘磬各十六錢四簫四壎篪笙祝敵匏瑟竽筑坎篥干
 戈竿甲冑各一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瓦竈二瓦釜二
 瓦甌一瓦鼎十二匏杓一瓦案九瓦大杯十六瓦小杯
 二十瓦飯槃十五瓦後王彌文益甚且持不以天下儉其
 酒尊二匏勺二

親之說周禮漢制未必餘也經王莽亂赤眉發前漢諸
 陵其玉匣斂者率如生呂后至遭污辱獨霸陵完光武
 美文帝之儉東都首以薄葬送終令陵但令流水與邱
 壟同明帝亦然古今注載光武陵制山方三百二十步
 高六 垣四出司墨門寢殿鍾簏皆在周垣內隄
 封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明章以下陵制不甚相
 違遭董卓亂呂布盡發諸陵以珍寶解金縷探含璣魏
 文帝懲之故終制曰世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
 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燒取玉匣金縷尸骸

殆盡古焚烙之刑也豈不痛哉呂不韋生戰國末言荆齊燕宋中山韓趙魏自此以下亡國不可勝數其大墓無不掘者故呂氏春秋曰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財害死凡生必有死孝子重其親故有送終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之心爲之慮則死莫若無動莫如無利又曰死者彌久則生者彌疏疏則守者彌怠而藏器如故理勢必掘今有銘墓曰此中有金寶不可掘也而爲之闕庭以自表何以異彼哉又曰欲利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孔子止季孫以璠璣斂爲無窮慮也司馬

遷史記貨殖傳田叔以掘冢致富大概喪之後民無生業國典復隳而名邱大墓雄麗自兢豈達幽冥哉唐世十八陵五代周高祖西征見無不發者

按溫韜發唐陵

因遺令

世宗曰我死當以紙衣葬宋興藝祖詔諸道檢校前代帝陵各製禮衣一副常衣一襲具棺槨于是西京鳳翔

雍耀等州奏周文武成康秦始皇漢高祖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後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文帝唐高祖太

中肅代德順文武宣懿僖昭十二宗凡二十九陵竝曾經開發

容齋五筆辨諸陵地理異正史又漢文陵據所書後亦發

宋藝祖至哲宗七

陵葬西洛靖康之變亦皆不免紹興中宗臣士儂同張
燾往省燾歸奏高宗曰願陛下萬世無忘此賊時惟昭
陵無恙哲宗猶暴骨初樞密樓炤同往炤歸述昭陵之
制曰陵因乎岡種柏成道周以棖橋闕閣樓觀環之神
關內列石人羊虎駝馬等像神臺三層高二丈俱植柏
下廣十五為水道有五大門門外石人對立其號下宮
者乃酌獻之地餘陵皆然昔人謂葬金玉而墳是為盜
標識其處帝陵不加標識猶將慮盜况闕觀環之乎下
是官庶刻銘勤誌亦未免有類金玉之標識劉向曰邱

壟彌高宮廟彌麗發掘彌速要知葬也者藏也藏也者

欲人之不得見也安事外飾以為身累乎

漢武曰古帝人知其處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今邱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則墳乃是孔子始

按墓是葬塋墳則封土爾雅曰墳高也

兩韓信非

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

王古韓國之後項羽殺其父成復立信為韓王都晉陽

與淮陰侯韓信不同劉知幾史通闢遷固之謬曰韓王

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姓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

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失韓王名信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考班馬誤姬爲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知幾亦差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爲韓王而拜良爲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爲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廢將從起下邳以韓申徒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昔賢謂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卽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何班馬責乎

三策中原

周公瑾勝曹操於赤壁進計孫權乞由蜀結韓遂馬超

於關中

時超遂反操于關中

還由襄陽取宛洛北方可圖也諸葛

孔明說先主亦曰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眾向

宛洛將軍以身率益州之眾出秦川

關中別號

二說皆欲由

關以搗魏之裏由襄以制魏之表使之腹背受敵則中原可舉公瑾謀之不及行孔明行之不及竟又公瑾之

謀蜀非吳有孔明舉事荆非蜀有所以罔功宋南渡張德遠出帥川陝實祖周葛遺策全有吳蜀又孫劉所無

而竟如是可見興廢有天善乎誠齋之言曰天與時相
遭則以百敗之漢高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
劉葛之雄傑熟視孱弱之曹丕

川陝江河上游

昔人謂川陝繫南北重輕蓋其勢各占天下上游得之
則可順流收下流之利黃河南注永興秦鳳寔居其上
故據陝則可順黃河之險江漢之險下瞰吳楚而取中
原也易張德遠圖復宋祚首身任川陝計蓋出此而以
富平一跌棄之豈知公之所以勝者哉

子冠氏上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復
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爲魯國大夫故弟子
連官稱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
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于姓上繫子
按公羊傳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
子姓上名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
上朱子於周程蓋師尊之

三大處置

學海類編
漢初病於諸侯强大主父偃建分王諸侯子弟之說諸侯遂弱唐衰病於藩鎮跋扈趙普建收其精兵制其錢穀之計藩鎮遂消宋南渡息兵張劉岳韓擁兵方面不釋秦檜各除樞密使召之由是兵權去手偃之說賈誼發之普之說烏重允發之檜之策范周言之但偃普忠謀檜則奸謀也

大橫

二禮灼龜之法卜人占坼漢文入立卜兆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應劭注龜文正橫也而橫所以吉之義未詳

按占人賈氏疏云灼龜灼其腹骨近足高處占其坼兆直向背爲木直下向之爲水斜向背爲火斜向下爲金橫者爲土朱文公解易因謂漢文兆得橫木得土也所以吉

十二州

黃帝畫野分州封域才經見漢書地理志統言得百里之國萬世通鑑劉紀善黃帝土地東至海南至北逐薰鬻封域皆九州內舜肇十二州孔安國傳書謂析青爲營析冀爲幽并鄭氏因疑析青析冀之說謂王制言四

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此時并地法行州有定域國有定制不可得而增減者也今日析青為營析冀為幽并則二州地削于七州古制紊矣况冀為天子之都豈可削哉先儒謂王言國制與五經背馳難盡憑但在可增可削之外或者九州外別建營并幽三州且流共工于幽州正以罪人屏之荒服外之窮處若析冀為幽則近在王畿何取為流竄哉今按書正文幽州之州從州左傳敘四凶投之四裔裔遠也遠則非近冀之幽矣况流

四凶在治水前時未析營并幽無幽州之名孔子書疏著鄒衍說曰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九爾中國名赤縣內有九州禹所敘是也中國外如赤縣者亦有九漢書顏師古注亦謂九州外別有營并幽三州余謂天下之傳

久矣竟莫究三州所在故疑二說荒誕但地鏡盡括地著地中脊曰崑崙其東南方曰神州賈氏禮疏曰崑崙在西北別統九州其神州東南一州其禹分為九又曰神農上有大九州曰桂州神州之類今惟有神州分為九徵漢書注崑崙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地之中也博物志崑崙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水出其西北陬刺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山海經曰崑崙有五水環其墟其東南流為中國河朱文公曰地形猶饅頭崑崙山猶揚尖處其水四分合以山勢求之黃河始崑崙瀉入中國不應偏居一隅三隅亦有

少焉據禹貢導山導河導江皆始于西則中國特崑崙
一面九州外之州必有無限不特營并幽之名也

傳記言人皇兄弟九人掌九州共工氏霸九州帝嚳制

九州則九州古地益爲十二則始舜禹平水復仍爲九

故商以來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只列九州鄒

言水中可居曰州堯遭洪水地之高可居者有九故州以州名古州惟十有二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都名遂次

于十二州非古制明矣但析九爲十二不無紊并制之

疑意黃帝肇封地之廣容有封制未盡者舜因其隙復

創三州故三州與九州竝列必盡九州析也鄭疑蓋拘

孔傳若王制難憑亦爲以今九州幅員計之百里七十

里五十里之國須數十倍建置可也豈三十六百二

十八國之能限哉王制蓋又拘地方千里之論若流共

工於幽州蓋爲北裔水居之洲近冀之幽非也

羅氏識遺卷第三目錄

古文不相襲

左傳非邱明

班史出劉歆

公羊穀梁

形容失當

古事難詰

洞庭古九江

禽釋擒

終命椽筆

封略自然之險

古稅不拘什一

不署字之福

大計不惜小費

忍字二義

獨樂園

羅氏識遺卷第三

宋 羅 璧 著

古文不相襲

河南邵氏闢班固作史不敢輒易司馬遷之詞謂孔子作經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固所不知也唐李習之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讀詩也如未嘗有易讀易也如未嘗有書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洪容齋云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莊至于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人之文余觀

後世讀書能得古意者惟昌黎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
周誥商盤佶屈聱牙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
氏浮誇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李漢
曰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僞皆不以一
概視經窺見古人者熟也立言如此意者濂溪易補橫
渠正蒙西銘邵子經世書抉理剔微皆無一言相襲至
羽翼六經又漢唐諸子所無也故陳壽緣遷固而不美
于史范甯緣歆向而不美于穀梁文中子之書識頗正
大而拘拘模倣論語皆後人之疵宋子京曰文章必自
不朽者有道矣

左傳非邱明

左傳敘及韓魏滅智伯事時去孔子卒已十六年後儒
以孔子有左邱明恥之之語遂謂傳爲邱明作自漢以
來如出一口唐啖助爲左氏學始言別有左氏若夫子
言左邱明蓋史佚遲任之類便謂左氏爲邱明非也宋

伊洛諸儒研經最精伊川謂左傳無邱明字未可考朱
公以傳敘及韓魏殺智伯事謂傳是箇博記人作答黃
義剛曰左邱是古有此姓左邱明自是一人作傳左氏
又別一人必非邱明程公說春秋分曉首辨傳非邱明
謂公穀皆子夏門人書疑傳亦出孔氏門人之門人蓋
書多戰國秦語也然未嘗剖析指證其迹鄉先達萬見
春鎮嘗著論辨傳非邱明作云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
姓豈止一邱明姓左哉衛有胥靡逃之魏衛君請以左
氏易之韓非內儲說著左氏衛之都邑若以邑爲姓則

後之子孫皆可得姓不止邱明可姓也楊雄曰左氏品
藻司馬遷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獨劉歆七略斷然曰

左邱明與聖人好惡同親受經於仲尼而作傳三人同

出漢朝立言異同如此

余按稱傳爲邱明作始司馬遷
劉歆引傳解經書方大傳後人

遂皆
祖歆

自歆以左傳爲邱明其後諸儒從而和之至杜預

集其說注春秋遂錮不可解所以乘虛襲僞而不察者
也嘗以傳語考之左氏端爲戰國時人當戰國時齊有
鄒衍著書推五德之運以符應爲驗而昭九年傳云陳
水屬也水火配也而楚所相哀九年炎帝爲火帥姜姓

其後也凡此等語皆與鄒子同意周官保章氏雖以星
土辨九州土地然不言某國爲某星自三家分晉之後
堪輿書出亦出鄒衍十二次之說行始有燕爲木趙爲火梁
齊爲元枵衛爲豕韋吳越爲星紀等說而左氏昭十一
年傳云今歲在豕韋歲及火梁襄二十八年傳云歲在
星紀而淫于元枵凡此等語皆與堪輿書合酌酒之名
起周末而傳敘鄭人對晉曰寡人以朝見于嘗酌秦惠
王十二年初臘傳敘宮之奇之言曰虞不臘矣秦孝公
時商鞅始立賞級爵曰不更曰庶長而傳云秦敗績獲

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帥師及晉戰于欒如此數者
皆出春秋後而左氏之傳其爲戰國時人可知矣又子
不語怪力亂神使邱明果受經于仲尼而作傳必當達
聖人之旨何公子彭生之爲豕太子申生之請帝伯有
之厲寔沈臺駘之爲祟鯀化黃熊石言于晉內蛇外蛇
新鬼故鬼烏鳴亳社神降于莘等說累累書之是足信
左氏非受經之邱明明矣

班史出劉歆

葛洪西京雜記後敘云洪家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

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卷數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銓次而亡故書無定本襍記而已後來班史始全取劉書小異同尔固所不取者洪抄出爲西京襍記觀此則固史之妙端有自焉

公羊穀梁

公羊穀梁二姓自高赤作傳外考之前史及後世更不見再有此姓萬見春嘗謂公羊穀梁皆姜字切韻脚疑其爲姜姓假託也按文公語錄已有此語蓋戰國時去春秋未遠傳之所載多當時諸侯公卿大夫及其家世事迹有當

諱悔者難直斥之而事之直者又不容曲爲之筆故高赤傳其事因隱其姓後世史官於當代難言之事每闕之或晦其姓名疑其辭義高赤緣時忌沒其姓容有此理左傳作者之名曾無真的是傳者亦欲假託也按二傳皆

云出自子夏子夏授公羊高漢景帝時胡母子都始以公羊著之竹書穀梁云秦孝公時人其書宣帝時始傳先儒因謂二書皆作自漢孔穎達曰公羊道聽途說之學杜預言膚引公穀適足自亂大觀羣與曰公穀詭辨之言非先儒說或者又漢儒假託也

形容失當

漢武本窮兵黷武之君相如諭巴蜀檄首言蠻夷自擅

不討之罪次言陛下存撫天下安輯中國發使靡有兵革之事等語雖皆爲武帝文過然初不爲尊者諱唐明皇寵貴妃寔爲子婦白樂天長恨歌乃曰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其後誅貴妃寔六軍迫之杜子美北征行乃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妹妲白秘其爲子婦杜歸之于內斷皆立論當然也唐取蜀擒劉闢韓退之誦聖德曰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湑揮刃紛紜爭寸膾脯摸寫慘毒

之狀惟恐不真不知刑而如此非寬大之朝所宜有可謂之元和聖德乎東坡錢氏表忠觀碑言河東劉氏百戰死守以抗王師積骸爲山驪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雖影帶錢氏不煩兵而下甚好而于有宋以仁厚兵不血刃之意非矣此皆文人形容之過嘗記唐牛元翼除制一聯昔人謂語勝尙書殺人盈城汝當深戒拏戮爾眾朕不忍聞制自元微之作信大哉王言也

古事難詰

禮記記文武夢齡之事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

三而終據其說武王少文王四歲然文王崩武王未及終喪伐紂其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者通文王九年大統未集計之也克商二年而武王崩出入纔七年是文王七歲生武王况伯邑考武王兄劉氏外紀且明著文王十三年生伯邑考不知男子十三有生育理乎若以武王後文王七年崩較之生伯邑考纔四歲故夢齡紀年難據按文王大統未集而終越二年爲誓十有一年帥師孟津伐殷十有三年大會孟津克商既二年金滕著王疾弗豫則武王後文王崩僅七年及武王崩成王嗣鄭康成書注謂年十歲通鑑謂王三歲則武王生成王年登八十上

史以成王爲武王嫡子故立則成王母邑姜也武王年八十計邑姜最少亦不下六十矣史又言唐叔爲成王同母弟邑姜之年又不知幾何孔子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歲二十三年壬子歲父叔梁紇卒孔子時三歲故不知父卒葬誠有之逮周敬王十七年癸酉歲母顏氏卒孔子時二十四歲越明年乃求合葬于防禮記檀弓言孔子少孤不知父墓母死殯于五父之衢問于鄆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然叔梁紇卒孔子雖少其母尚在豈不能示以父墓所在乎史記著叔梁紇年七十

娶徵在少婦因野合生子先賢釋野合為野哉徵在

恥故長不告孔子緣此孔子不知父墓竊謂娶不備禮

不告其子容有之父死葬不告處恐不然也且孔子萬

世人倫之表年如此而父墓不問何以為孔子檀弓又

言孔子既得合葬于防防墓崩泣然流涕曰古不修墓

聖人舉事審重未必旋踵而崩又不修墓則當聽其崩

壞乎凡此見漢儒之言古事不復驗之人情參之道理

只是臆說

洞庭古九江

漢志言潯陽九江曰烏江蚌江烏曰江嘉靡江畎江廩

江提江筭江源江孔安國書傳九江孔殷援以為證不

知潯陽今江州在禹貢為揚州之域禹貢淮海惟揚州

在孟瀦之下但言三江既入至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

朝宗于海之後始言九江孔殷雲土夢作又其後導嶓

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及岷

山導江之後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即巴陵江北夷陵號西陵故岳東陵

西以經考之周禮職方云荆州藪澤曰雲夢釋者謂雲

夢澤名方八九百里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據禮雲夢

只一澤按書言雲土夢又已析雲夢為二傳昭三年鄭朝楚楚子田于江南之夢邾子之女生子文弃之夢中入郢則夢夢澤也定四年吳人楚子涉睢濟江寢于雲中則雲一澤也按江北為雲即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江南為夢即今公安石首建甯等縣跨江南北因總謂之雲夢

荆衡之域唐志以岳州巴陵是九江山海經云洞庭山

在九江中博物志言君山即洞庭山張勃吳錄曰岳之洞庭荆之九

江也近世胡旦晁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建安蔡氏釋

書援水經曰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又援楚地說曰巴

陵瀟湘之淵在九江閒按洞庭九水所聚沅水漸水元

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瀟水湘水九江非潯陽明甚鄭

印亦云禹貢九江在荊州即今岳州洞庭但析九江之

目無漸酉二水而附錦靖二水然均為九江也唐孔穎

達謂潯陽九江之名起近朱文公嘗著九江辨以洞庭

潯陽九江各不同也余以漢志考當在九江郡今淮東

郡漢復置九江郡今淮東滁和如此則潯陽九江自秦

始而洞庭九江則古也

禽釋擒

易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伊川解無虞人而即鹿是有貪禽之心王用三驅失前禽釋者云旁走者不射惟向

前背走者射之不中而已故失前禽則鹿言禽驅走皆禽也禮記鸚鵡能言曰不離飛鳥猩猩能言曰不離禽獸如特牲郵表啜禽獸下文專以貓虎言之月令祭禽于四方及豺祭獸戮禽釋皆云禽者獸通名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贄雁雉雞鶩外虎皮羔其二庖人禽獸春羔豚夏膳臠秋犢麇冬鱸羽因謂凡鳥獸未孕曰禽且援白虎通說曰禽者鳥獸總名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賈公彥疏曰已孕曰獸輸之于公未孕曰禽曰眾得之又孔穎達禮記疏曰禽者擒也方力小可禽制也

獸者守也言力多不易擒須圍守而獲也詳眾說則禽不拘羽故古人言荒于獵者曰禽荒曰從禽不別言獸以小大兼獵禽足該之也又左傳擒獲字例單禽而柳下惠名獲字禽則禽者擒也孔說亦然獨爾雅言二足而羽爲禽四足而毛爲獸然其言飛曰雄雌走曰牝牡不知詩雄狐綏綏則雄雌不特飛也書牝雞之晨則牝牡不拘走也故賈氏闢其說非通義余按經中惟二禮乘禽易繫隼者禽也公羊鸚鵡來巢曰非中國之禽惟言羽餘多獸通名使禽果羽之雅言則書之鳥獸蹌蹌

陽鳥攸居鳴鳥不聞易之鳥焚其巢飛鳥遺之音詩之黃鳥元鳥記之不離飛鳥故鳥不橋禮之羅鳥鳥共卵等語聖人皆當易鳥以禽何必若今之直敘邪

終命椽筆

洪範九五福富壽康甯好德外考終命居其五此非生者之美也後人祝頌概曰五福全備不知考終命之當諱晉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覺而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晉武帝崩哀用諡議皆屬珣草而筆如椽事後人不辨為不祥之筆

封略自然之險

蘇秦說戰國諸侯各言其四封之限蓋國有限界方可

自固狄梁公曰天生四夷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距滄

海西阻流沙

沈括云流沙履之百步皆勒如軒幕上或人馬車駝無子遺凡千餘里四面茫然以

人畜骸骨為志每風將作老駝知北橫大漠里逾者進

寸退尺暴風一起沙卷如席南隔五嶺瘴霧能死人其

海惡溪逾者脚腐此天所以限中外也後世封略不謹

華夷混處

按周東遷而後吳越楚蜀盡蠻隴秦晉魏悉戎南陸渾河西白狄淮有羣舒處諸隗洛陽

有揚拒泉皋陸渾伊洛之戎衣冠俗無幾也至邾鄆處魯甸而用夷號徐在京東而有夷名當時四夷錯居中

國漢魏以來然矣至東晉中先王荒服之制既混識者
 原消磨混一其原皆出夷狄猶欲守在四鄰然泛言守亦難嘗以天下大勢考之莫
 不各有自然之險河北以居庸諸關為險蓋居燕百里
 外關外名虎北口即漢上谷郡其山西連太行東亘遼
 海狼居胥諸山為襟帶關南北通處路遶兩崖閒風起
 人行或為所掀彭文子謂隘如線側如傾其升峻絕其
 降如趨井下有澗巨石磊塊凡四十五里甚艱折萬狀
 山外寒氣先山南兩月燕之東百里曰榆關蓋由虎北
 口下皆亂山層複至此循海方有狹徑寔遼東諸州之

障阻昔時守以土兵狄不能入自石晉割關南十六州

劉仁恭割營平樂三州賂契丹由是北自定武達遼海

千里失險凡漢唐所以限狄者狄皆有之

按漢北邊之中曰定襄雁

門雲中各有要害夷狄患多出朔方即今靈夏州而山河無幾其後拓地逾塞關外皆漢有光武興民苦胡寇

皆在契丹裏故太祖太宗嘗有志取燕燕人宋琪時言

古北口野狐門松亭關三路晉有古人堡壘成迹於此

置守南牧自絕後富弼使北亦言土人云若守居庸關

古北口松亭關符家寨則虜不得南矣

按書禹貢導山自梁岐荆山逾

于河壺口雷首至太岳底柱析城至王屋太行恆山至碣石入海則河北諸山發原雍西逾河而冀而幽而營至碣石入海蓋天然華夷之限秦築長城起臨洮盡遼東史亦言因地形制險塞五代失險周

世宗首於深冀閒浚胡盧河為限宋守塘灤而雄霸二州閒塘水不接遂中置保定軍餘塘水瀰漫而保州以無多植榆為蔽宣靖閒童貫輩爭燕雲而不取險故岳飛曰金坡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役金人逾關黏罕嘆曰關險如此而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由此觀之居庸諸關寔河北屏蔽也至越河而南黃河潼關乃中原之蔽宋失汴保江關河置而不問又夷錄載金有蒙患

南徙都汴保關守河黃河自洛陽三門積津東至邳州桃園崔鎮東西長二千餘里設四行院每行院管五百里以精兵二十萬守之夜則傳更冬則敲冰潼關邊西南大小關口三十六約千餘里亦設四行省分精兵十萬守之布置周密水洩不通如是垂十五年北兵渡河不可越關不能乃謀闖山東假道宋由蜀出襄鄧金坐此不支由此觀之黃河潼關中原屏蔽也按劉宋元

爭河南魏斂戎歸北宋圍魏碣磔滑臺洛陽虎牢劉守南岸至潼關其後魏主引兵南下四鎮各失守晉杜預嘗于孟潼建河橋五代兵爭者束槍結筏或候水而渡則黃河不如江水迅急及岸甚易水面或有高於地面

處所以多決沿河古談長隄限水其守必以兵固

若東南以大江為固而防人

守江多在江北吳人築濡須塢修東興隄城巢湖皆守

淮蔽江淮東地多石磧險在水關中地重岡複嶺險在

山胡安國嘗言欲固上流必保漢沔

漢上流曰沔

欲固中流

必以重兵鎮安陸欲固下流必守淮泗張魏公亦曰淮

南之地正所以蔽大江無淮南則長江與虜共彼得淮

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得安乎蓋淮南魚鹽桑

麻之富地他郡不可比所以守江者急宜保淮楊誠齋

曰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亦

敵之江也

按淮水二千里其北方水道通淮有泗汴潁渦蔡也其通南方入江江淮老鶴河故道在

淮為南北喉襟荆襄南國門戶者其地左顧關陝前瞰宛洛右通吳會後接巴蜀昔人謂得人則中原可定失

人則社稷可憂是也但處四達之衝中原交經可入者錯出胡五峰謂其地利進取不利固守須以兵險近時

荆固長安東有函關南有散關西有隴關北有蕭關故號

四塞之地漢祖東據函關必外嚴滎陽京索之守若西

則玉門陽關古稱天限漢魏世氏羌徙居關輔實處其

衷故漢言三輔利害者欲保西涼州

其地南隔氏羌西通西域北斷匈奴

右臂漢武取休屠王地建州今名姑臧燉煌等郡

唐苦吐番元載欲城隴山口

原州

按隴西南連秦嶺北抵黃河東西一百八十里其

隴外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凍解漢隗囂據涼塞隴光武遣來歙取之密謀山道而後濟帝復自帥諸將攻隴宋經略西夏韓范議取橫山唐張仁愿守朔方河外築三受降城由此觀之關中四隅之守又各有要地蜀險李熊嘗謂北據漢中杜裒斜南守巴郡拒峽口東下漢水可窺中原南順江流可震荆揚所以計蜀悉矣近代宋保蜀以南制北階成岷鳳爲藩籬漢中爲門戶紹興中固蜀專倚鳳州和尚原其後金欲割之帥臣胡世將力爭不可四州內漢中雖有諸關而支徑甚多故和尚原守蜀之要也南方限以五嶺甌粵無西北之勁中國反以象犀珠貝所在通焉三國曹操守洛陽東拒吳倚淮漢西拒蜀倚秦嶺故魏明帝以爲地有所必爭觀此則守國之險可無哉

古稅不拘什一

禹貢田賦別上中下九等周禮辨上地中地地下地有年無年魏平糴法亦隨上熟中熟下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邦中郊外各不等無槩取稅也又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實九取一班固漢食貨志謂九百畝中除二十畝爲廬舍

耕只八百八十畝符合什一之說而孟子無此文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百畝取一徹是也貢五十助七十若何什一乎趙岐謂耕五十畝者貢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說亦什一孔穎達謂古者人眾田少故一夫惟得五十畝殷一夫惟得七十畝皆不具周數然畫井而田古制也具歷夏殷至周周當生齒富倍二代豈有愈久愈耗乎賈公彥謂周禮地有一易再易不易之分貢乃一易地二百畝而稅百畝助則上地百畝菜三十畝而稅其半徹則上

地全稅之夫地古今共是天下無緣可專有貢地殷兼有物地與菜而周全有徹也此皆求合什一之說不通

因臆說也按春秋魯宣公初稅畝

收公田外取八家私田

杜預注

什取二故曰二吾猶不足公羊曰大桀小桀過于什一也大貉小貉輕于什一也周禮載師凡任地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都鄙皆無過什二則古稅各隨地之宜不拘什一也

不署字之福

宋興王全斌平蜀殺降兵三千人曹彬爭之不可但不

署字收其文案他日藝祖詰責彬以不署字得明文潞公劉沆同官中書仁宗不豫有告禁卒謀反者潞公詰知無他令斬告者或啓公委劉相處分遂屬沆仁宗疾平沆白上曰陛下病時彥博斬告反者索卷視之沆獨無著筆遂得釋二臣當危疑間皆以不署字脫禍若曹本不與謀而沆乃同事異心又從而訐之眞岌岌乎小人之用心余邑舊有帥司酒課例設監釀一員月有薄給宰每賙私人某宰處以處客客智士也受給不廢督視第酒計出入不犯一筆後客去帥司磨筭酒課追逮

合千人客獨以無迹免此亦不署字之福也

大計不惜小費

司馬溫公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猶夏旱則冬澇雖曰救正荆公一時之偏實古今財計乘除一的論也然有國者操斂散之權後世又有摘山煮海曲盡阜生之道非止天地之生也猶曰乏財拙亦甚矣唐劉晏領漕運與造船執事錢皆過與曰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其後有司減半漕運遂廢謝君直論六國成敗曰秦兵百萬六國兵不下四百萬秦

能滅六國者黃金爵級敢戰則得六國所有美人珠玉也沛公兵十萬項羽兵四十萬沛公終能滅楚者輕侯王以賞戰士捐金帛以富功臣項氏卽方剗而人心已在敵國矣高祖令陳平閒疏楚君臣予以黃金四萬斤縱其出入蓋足陳平之私用然後可責其爲漢用大率喜事赴功之人未必高潔不污之士賢如王述猶有足則自止之論矧平等皆楚降漢者乎晉羊祜深知王濬或言濬志奢侈難信任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後濬卒平吳使智勇建功惟豁達大度者方

可語此唐李絳曰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所以曉世主者至矣宋藝祖經制西北邊臣悉厚以官爵寬其繩墨所部租稅一不計其如何故皆得其死力趙普常言桑維翰愛錢難用上言苟用其長當護其短又曰契丹精兵十萬我以二十匹絹易一胡人首止費我二百萬絹規模宏遠如此宜其光啓一代也

忍字二義

小說著太公勸忍之言曰吞釣之魚悔不忍飢罹網之鳥悔不忍飛人生悞計悔不忍爲故唾面將襟拭嗔來

把笑迎則知辱之當忍矣被罵招功德嗔來送福田則知忍之爲福矣數語雖不真出太公而著忍字之益甚備又唐人詩曰忍事敵災星灰心緣忍事張公藝至以百餘忍字九世同居皆有得于懲忿窒欲之效然也然忍有二義鄱陽饒氏解論語是可忍也章謂忍有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甘忍之忍正夫子責季氏之意如州吁阻兵而安忍及經言殘忍忍人大抵甘忍爲之而不顧其說忍字有是非梅亭李氏言忍有二有抑情之忍有知道之忍抑情之忍如飢忍食砭忍楚隄漏川決閑之惟艱知道之忍則克己而復于禮禮人而反其敬如暄而霽冰而澌容而消之所過皆化其說忍字有淺深人能由抑情之忍以造知道之忍又能戒其甘忍之忍然後忍字之義方備不然季氏州吁之忍亦忍也

溫公獨樂園

古人遇不可有爲之時多有所記以自晦文王囚羑里忘憂于易孔子轍環不遇寄志春秋范蠡知句踐不可共樂遊五湖而去張良知高祖難與保終託赤松子而行蕭何慮高祖之疑買田宅以自汙陳平當祿產擅權

飲酒戲婦人司馬懿見曹爽等用事假病爲飲啜不收之態劉伶阮籍羊曼謝緄一皆用醉酒遠禍前儒謂張良智計過人豈不知神仙爲荒誕哉蕭何繫獄韓彭俎醢良之明哲保身不特著而爲先蹈高隱出漢初人物然則陳平輩以酒避事飲非真飲醉非真醉也司馬溫公熙豐閒言不見用退居于洛創獨樂園以澆花植竹爲事自比晉唐閒人公豈獨樂者哉伯父怡庵嘗曰古人之用晦不一如豫讓漆身吞炭使人不識是晦其形范蠡去號陶朱公元結隱稱猗玗子是晦其名公羊穀

梁今古無此姓獨高赤託焉是晦其姓魯三桓凌公室樂官師摯以下適齊適楚適秦入河入漢入海舍魯而去是晦其居余因謂蕭何陳平劉阮輩假酒自困是晦其行張子房是晦其智司馬懿是晦其姦若溫公自比晉唐閒人似欲晦其爲宋忠賢也

羅氏識遺卷第三終

羅氏識遺卷第四目錄

識其大者

今存經注

孔子生年

瞽瞍武后

言不相副

矯古說之過

與齒去角

寺觀藏

聖賢綱常之變

送終不諱

封建限百里

興創規模

分數明

古將不專兵

自古有死

羅氏識遺卷第四

識其大者

宋 羅 璧 著

六經後子書皆昔人垂世之言惟孟子爲經者談王道
貴仁義也韓柳竝稱昌黎獨得祀孔庭者闢佛老扶正
道也離騷怨而實忠所以騷名經杜詩一飯不忘君所
以詩稱史蘇老泉著衡書權論楊龜山曰書名已不正
豈有山林逸民乃汲汲於用兵王荆公編百家詩置李
太白於後曰十首九說婦人與酒子美退之各有示兒

詩子美曰曾顏游夏則導之聖賢退之曰玉帶金魚則
誘之利祿宋文章多粹伊洛發明孔孟推究性理便覺
歐蘇氣燄不長毛詩國風後代騷人極力摹倣不到鄭
衛之詩淫奔語也被之絃歌聖人必遠觀此則所謂大
者可識矣雖然此以文論也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
賄無失禮者女叔齊以爲非所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
無失其民者也今政在大夫公室四分民食於他魯侯
焉知禮翟璜與魏成論功李克曰璜所進五人君皆臣
之魏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君皆師之吳起與

田文論功將三軍擯秦趙實府庫不如起至主少國疑
大臣未附百姓不親則起咋舌不敢談陳平爲宰相不
問錢穀訟獄丙吉爲宰相不問橫道死人但以鎮國家
理陰陽親諸侯附百姓爲事汲黯爲九卿拾遺補過范
文正公所至爲政敦禮教厚風俗皆識其大者也故昔
人論治必首三代論人必希聖賢論文必本六經非過
於矯亢也

今存經注

古之學者專門名家箋注經文者不一其徒各守其師

之說所以某氏易某氏書某氏詩傳授異派自唐太宗
詔諸儒撰定五經疏義於易取王弼於書取孔安國於
詩取鄭康成於春秋取杜預由是他說盡廢今板行經
注四家之說獨存始太宗也

孔子生年

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襄二十
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爲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與
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
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三十二年周靈王二十

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生己酉非庚

戌也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他書生庚戌終

壬戌不同三人之說異從公穀也信五行書固不若信

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預長歷魯襄二十一

年庚戌歲十一月無庚子

左傳書孔子壬戌歲夏四月
己丑卒杜注歲四月無己丑

有乙丑故孔子家譜祖庭廣記俱云魯襄二十二年十月

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穀五行書俱差不知又有

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襄十月實寅正八月以改朔不

改月之說推之又不然

瞽瞍武后

古今事關綱常處最要知體桃應問孟子舜爲天子瞽瞍殺人則如之何蓋卽其難處者覘之孟子曰執之而已前輩卑孟子此答以爲天子父尊之至也豈有身爲天子不能屈法申父之理史記著石奢相楚奢父殺人奢曰以父立政非孝也遂自刎死五代周世宗父柴守禮殺人世宗不問朱文公綱目特書之以能權輕重也歐陽公謂世宗甯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且刑一人未必能止殺殘其父則滅天性是固有當權輕重者

非可以殺人論也張南軒泣官日有以嫌疑訐父者南軒以事關綱常置狀不省近時某官宦江西有子訐父私牛者官論父罪合杖徐詢子曰汝居家孝否子曰孝又問子孝曾爲父母代勞否子對曰嘗代勞遂移父杖杖之處置真得體陳曰直躬之直直也君子以爲可以無直不可以無父仲子之廉廉也君子以爲可以無廉不可以無母其論美矣又嘗以武后篡唐昔賢所以處之之說曰武后易唐爲周得罪唐室中宗武后子又當有唐祚尊其子而除其母實于名義未安然五王

召禍正爲賊后未除胡致堂謂武后易唐爲周不得爲高祖太宗之婦大臣當告之宗廟廢之中宗不得以母庇也議論甚正處置亦有理且謂桀紂失道湯武不得以臣庇君管蔡閒王室周公不得以弟庇兄文公綱目俱不之錄今於衛輒拒蒯瞶事識公去取之意公謂蒯瞶得罪先君而出奔輒只當見父子之爲親不可一日立乎其位如衛大夫以蒯瞶爲先君罪人請命天子討之可矣然輒聽大夫所爲又似假手他人以脅父子輒處心終未安故只逃去爲得策綱目不錄想爲此也然

此可以全中宗母子之天難以洗唐室篡移之禍故南軒謂當并易中宗蓋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可私中宗母子又嘗究胡文定傳春秋文姜與弑魯伯其子莊公嗣位文定曰徇私情則害天理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固論之難斷者也然文姜逐于魯孔子書之曰夫人孫于齊傳謂去其姜因絕不爲親也文姜逐齊卽歸哀姜逐齊不反孔子例書曰孫不緣以公示輕重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子殺之有司欲當論逆孔子季援文姜絕不爲

親之說但以非司寇擅殺論武后遷中宗于房陵豈有
母子之恩乎漢光武中興以呂后殺劉氏三王背高帝
約束王諸呂幾危社稷謂不遺配享高廟卽位後遷呂
后別祭園寢追尊薄太后爲高皇帝廟配祀然則致堂
告廟棄廢之論亦有本

言不相副

李長吉詩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荆
公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壓城如此安得向日之
甲光昌黎送孟東野序首句物不得其平則鳴乃一篇

大意然其叙言咎禹假言以鳴夔假韶鳴伊尹鳴商周
公鳴周此豈所謂不得其平者乎東坡序六一文集前
面言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周著仁義禮
樂之實以合於大道又云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
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
議論關涉什麼大到末後卻只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
司馬相如故皆啓昔賢之譏然則措辭立論其可苟乎
矯古說之過

世人談王者鄙霸崇義者薄利飾治者厭兵秉正者賤

術循實者陋名尚行者輕文此正說也余以古說參之亦

有後世矯之之過霸于古為伯公羊著周召二公分

陝東西而治號二伯釋者謂九州除王畿千里外二伯

各治四州半故傳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各四州半而言九伯舉全

也數詩清廟之私周公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則周以二伯

領諸侯實霸之始特未有霸之號左傳五伯之霸也杜

注霸把持也把持天子之政孔穎達曰五霸字或作五伯顏師古伯讀為霸司馬

溫公曰二伯職廢乃轉為霸故周禮九命伯禮記五官之長曰伯三

國吳求封為九州伯晉桓元侈其父溫曰父為九州伯

皆長諸侯之號司馬溫公曰方伯連帥能率其屬尊天

子謂之霸又曰王霸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荀子論霸

政曰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閱材技存亡繼絕衛弱禁

暴又曰不欺其民不欺其與又曰重法愛民皆非不善

之目也雖以粹駁辨王霸然李盱江曰西伯霸而粹桓

文霸而駁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則王亦有駁霸亦

有粹也蓋王道所以安天下霸道所以尊京師本無粹

駁之分也祭義曰至弟近乎霸使臣子扶持王室能如

弟之順兄何不可之有自孟子羞稱五霸說者遂視霸

爲強梁之義不知仲尼不道孟子羞稱者以桓文假公
濟私非真有扶持周室之心羞其人之不誠也豈謂霸
爲不足尙哉又孟子多有激而論戰國諸侯慕尙桓文
又迷於功利慕桓文而不至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孟子方以王道進諸侯因例卑桓文今承其言果
謂霸爲非不可也南軒但以公私辨五伯王者無所爲伯者有所爲利之一字
大易經四聖之書利貞利有攸往等語每卦必言何嘗
不擇利而行者財利雖曰害義孔子贊易何以守位曰
仁便次以何以聚人曰財十三卦之制作首以畋漁之

離耒耜之益交易之噬嗑且舟車致遠以通之擊柝弧
矢以衛之所以爲財計者甚密然後宮室棺槨養生送
死可無憾也孟子言王道之始在牆下之桑鷄豚狗彘
之畜數語人主享有天下之奉膳服祭祀賓客朝覲聘
饗水旱兵凶尤非可以空談理也故禹平水土必先貢
賦周禮衡虞亦且設官世儒不察何必曰利一語激于
齊梁懵不知義遂謂財利孔孟不尙則士當知諱不幸
國用告急則倉卒聚斂之不恤是皆識偏論固之所致
也不知君子惟當見得思義謂當諱不尙非也兵者所

以威不軌備不虞羲黃唐虞可謂淳矣而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征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皆不得已而有者也矧叔末血氣之私愈熾利欲之爭不息飭仁義者動以去兵爲美談不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秦銷鋒鏑卒肇鋒鏑晉去武備卒開武備宋襄仁義梁武諱戰皆不滿識者一笑可以卒伍之法車乘之賦蒐閱之時擊刺之教侵伐之事輕之國家常政干戚衛文德俎豆寓軍旅雖聖人不廢或者顧謂孔子不學不知有激而云也故古人戢兵不曰去兵偃武不敢忘武今飭治者

欲諱兵不事亦非也術之一字只道理之巧者爾天下之事有不可直遂須委曲幹旋成之亦是道理合如此不成朴直付之無可奈何便已齊王愛牛孟子進以仁術是乘其善心之發誘之充拓不成謂其不足進此安其愛牛而止今之治眾有方曰政術教人有方曰道術思慮之巧曰心術術非不善之目也特隨所施之邪正有美惡爾名由實正猶形影相隨故名教名檢名節皆礪世之具君子修之則善名生小人悖之則惡名著三代之王必先令聞蚤有譽于天下中庸取之 盧毓曰

常士畏敬慕善然後有名宋范堯夫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士處窮約若無美名人何從知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特在上之人因名索實爾今謂之鄙亦非也若夫文之爲文古不專以辭采言凡文之義只有條理不相紊亂之謂俗學之說興談文者指爲末技不思堯舜禹大聖書贊之曰文思文明文命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子以四教曰文行忠信值匡人之圍曰天之將喪斯文天之未喪斯文此豈摛華揆藻之末哉先儒謂文乃古先聖王經世

之道有以制度禮樂言者有以道德言者有以辭藻言者辭藻則世人浮華之辭道德則六經精粹萬世之辭制度禮樂則聖人制作維持斯世之法程也蓋上古洪荒朴野斯人禽獸之不如也聖人出而汗尊抔飲易爲俎豆揖讓土階茅茨易爲上棟下宇蕢桴土鼓易爲八音六律獸皮鳥裳易爲袞冕黻舄事有條制上不可陵卑不可僭凡其粲然可觀者皆文也故語曰文之以禮樂特上古生齒未富俗淳事簡羲黃可以遊乎無爲之天而文爲可略堯舜以來俗日熙事日繁儻不事爲之

制尚仍朴野之舊則世浸以紊故夫子稱堯曰煥乎其
有文章稱周制作大備曰郁郁乎文哉皆美制度禮樂
之文也子由古史曰文之爲言猶曰物各得其理爾昔
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讓夫婦之
倫理不立後聖審其淆亂從而屬父子辨君臣聯兄弟
正夫婦削去鄙野之習遂文于前世此世所以稱治也
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亦曰繪畫之事後素功周衰王政不綱幽厲以
亂故詩人刺之曰動無禮文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盛
衰係世治亂如此向使冠昏饗射之制存則乖爭之俗

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則崛強之國不聞矣宮室車
旂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之旣行則統
御之權不失矣文之秩然者常存則世之泰然者常在
先王所以有貴于文也後世動以末技視文豈識文之
所爲文哉

與齒去角

顏師古漢書注董仲舒策語云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
無角者則有上齒參之其信然按韻書角字注人下用
音權頭角上出也觸也競也兩點下用音鹿四皓名中

角里先生正同音宋崔偓佺嘗辨正二字未釋其義余

按詩行露誰謂雀無角陸氏注雀有味無角且援東漢

注云角謂觜故晦庵詩傳作鹿音翻董敬庵雲章雙峰

謂同鹿鳥味骨也鳥有味者無齒獸有齒者無味此天

有所分子也蓋從曾氏說字書只有角字無兩點下用及ノ用之字

寺觀藏

漢改秦典客官為大鴻臚掌諸侯歸義蠻夷古行人之

官也因設鴻臚寺待四方賓客永平中佛入中國首名

其居曰白馬寺以白馬負經來故號蓋竝緣鴻臚待四方賓客之

故此中國有寺之始詳其故寺非佛得專漢世官有九

寺之目劉昭注曰寺官舍也風俗通寺司也又曰寺嗣

也理寺之吏嗣續之中則非獨為佛也觀之義禮運仲

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蓋魯有兩觀門旁高

處也爾雅釋觀為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

之闕居巍巍高處因名象魏謂之闕者觀法象則可闕

去疑事春秋晉楚邲之戰潘黨請收晉尸築為京觀封

土觀示後人也胡澹庵言觀有四一曰朶樓魯兩觀是

也一曰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曰遊觀處謝元暉賦屬

王觀是也一日高可望黃帝內傳置曰始真容於高觀
 上是也今老氏居疑本內傳詳此觀非老可專凡高可
 縱觀皆觀也至於藏只貯藏之義狐兔穴居州呂藏老
 聃為周守藏吏名柱下史藏乃度書所漢東觀藏書號
 柱史藏室書所在也釋道法其制度經遂為二氏之私
 今復以事祈禳豈以經典所積福可集乎若鐸鉞胡致
 堂謂本西夷樂夷俗吉凶竝奏今華俗專以送終不察
 夷亦以從吉也

聖賢綱常之變

娶妻必告父母而舜不得告

禮記言舜三妃注謂天有

天也舜三妃一娥皇一女英一癸比獨缺正妃為未命

于父母也但舜娶堯三女世本堯為黃帝元孫舜黃帝

八代孫堯女與舜會祖為類孫祖匹配豈不亂倫余按

堯舉舜曰明明揚側陋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側微孟子

曰舜發于畎畝之中莊子曰堯舉舜童土之地則舜起

于寒微况別生分類舜典且云故世本多繆史記從而

論世之氏族盡始黃帝 有天下當傳子而堯舜舍朱均

皆循習世本之誤也 孟子淮南子皆曰堯九子莊子曰堯不急子漢代祖堯

曰堯長子考監明之後舜世紀舜子朝鮮記云子堯舜
子眾如此何朱均一不肖遂舍之初意傳 君臣定分而
賢二聖之公心初不計其子之君否也
 湯武取桀紂兄弟同氣而周公誅管叔夫婦人道之始
 而仲尼子思孟子皆出妻孔子三世出妻見禮記家語
孟子出妻見荀子解蔽篇

父子情之至親而孟子不責善言易子教之後世昏庸之君不足論賢明如漢文帝唐太宗宋太宗理宗不足於兄弟漢武帝宋文帝宋孝宗不足於父子漢光武宋仁宗不足於夫婦

送終不諱

世俗殮葬羽毛鱗介諱近之嫌人物溷也按古不然禮記喪禮最備檀弓曰天子之棺重水兕革棺被之埋厚三寸鄭元注以水牛兕牛革爲棺一重孔氏疏云以次而差公棺去牛用兕侯伯以下水兕皆式二皮能濕故

在裏近尸喪大記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骨鑽說者謂以繒貼棺裏以牛骨或象骨鑽釘之曰君大夫士蓋棺漆外各施衽束束者謂束以牛皮孔子之殮佩象環蓋古者天子諸侯死含以珠玉以實口也周禮互物蜃物以共闡壙鄭元注以蚌蛤屬爲灰置槨下禦溼左傳邾文公葬用蜃炭禮熬用魚腊或蚍蜉皆不嫌人物溷也

封建限百里

封建古以褒有功崇有德也犬牙相制朝覲而上下之分明聘問而與國之情通且人主無私土地之心周衰

壞於兼并遂至君弱臣強侵陵不已秦變以郡縣李斯
 輩因謂同姓屬疏攻擊如仇不如守令時其賢否而進
 退之其後漢裂七國晉封八王皆肇兵事或者遂謂古
 法不可用於今不知漢晉之弊與地逾制也按黃帝畫

野分州古言得百里之國萬區

史言封建肇黃帝而神農伐補遂攻夙沙伏羲

時有紀侯陽侯則封建肇黃帝前

禮記王制子思孟子史記漢地理志

皆只言公侯方百里論語千乘之國釋者計以井賦方
 百里國左傳鄭子產對晉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
 同自是以衰白公子張言齊桓晉文之始入四封之內

不備一同句踐之地東西南北纔廣百里商周肇封皆
 在唐虞傳至湯文亦已久矣而湯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未之或改後漢丁恭曰古封建限百里取法于雷雷震
 驚百里故屯卦震下坎上曰利建侯百里下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故唐虞稱萬國益稷州十有二帥鄭元注
 一帥領百國州十有二帥則每州千二百國除王畿外
 八州總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國各五十里謂

之采地

采者采取賦稅自侯不得有其土地人民及不得世封但書大傳言采地之異百里國以三十

里為采其七十里國以二十里五十里國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陟黜而采地不與使子孫賢者世守之以

祀其始受封之人豈故蓋萬國竝建侯多則勢分勢分

則易制乃古防閑維持之深意按神農封制欲強本弱枝海山至有十國唐虞

慮強國迫近凡設國遠大近小獨二禮言侯制異諸書周禮曰公地方

五百里侯地方四百里伯地方三百里子地方二百里

男地方一百里禮記明堂位曰魯封七百里然孟子言

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儉于百里故魯七百里之說或

者疑為戰國侯者分謗之書漢儒妄采之周禮之制釋

者亦謂周公設此以待有功封建制行三年一行修封

之法視諸侯功罪益削之如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錫

山川土田于周受命皆是益封又或謂周禮各國有大

其數者寔包附庸在其中王制曰五國為屬屬有長十

國為連連有帥二百二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故附庸小

國皆總屬大國其大比一國之大夫也然則弊漢晉非

封建也公謂故侯國初封只言百里後來漸大皆是一國吞若百里國增至五百須并四國方作得一國

宗廟社稷豈不勞動泥小國例古功臣之後移小增大

封制既行地有分限又何緣有餘地別為小國乎余按

文王由方百里起其後克須密遂國於岐渭之間克崇

遂涉渭改都豐三分有二何往非并文王且然春秋以

來可知矣故二禮說古制既亡後之所以統天下者勢

治郡縣亦治上失其道封建者亡郡縣亦亡故言封建者息焉

興創規模

事無大小皆須先定規模規模立則意向堅意向堅則事功成若泛圖浪謀斷無有成之理矧爭帝王之資者乎漢高爭天下先據關中爲根本任三傑司謀戰更無遷就唐興晉陽亦先掩取關中征戰乃出太宗規模都

不出據形勝揀人才之外宜其光啓二代也劉先主未得孔明流離轉徙一無所就及孔明說以跨有荆益遂成鼎峙宋藝祖知五代之弊在君弱臣強用趙普謀首削藩鎮施爲建置一洗姑息之習卒安天下晉宋偏安江左皆正統後父兄爲虜廟社爲墟有不共戴天之仇當事剋復無可疑者而晉祖清談規模不知立宋徇和議規模不能立紹興中張燾進言曰今日事大體重莫如六飛慎勤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吳會朝夕所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凡命十四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人宜其和戰紛紛迄無成功故燾直指以爲規模不定人以人臣事業求之仲尼子產初相鄭

魯皆名國人之謗及無終也易謗以頌韓信孔明終身
事業皆決于初見高祖先主時數語王猛見桓溫不渡
灞水雖署以官而不就亦其出處施爲皆有素定規模
也

分數明

古今以多兵敗者紂億萬臣敗于武王三千趙括四十
萬敗長平漢高合兵五十六萬敗彭城三十萬困白登
王恢三十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百萬敗昆陽黃巾
白萬敗壽昌曹操六十萬敗赤壁符堅八十萬敗合肥

隋九十萬敗遼東唐九節度六十萬敗鄴城其以多兵
勝者獨秦王剪六十萬勝楚項籍四十萬勝秦此外多
多益善惟韓信伊川謂信是分數明

按信勝趙勝魏兵皆是分用

近

代陳學士規著守城錄論靖康援太原之非蓋分數不
明也規謂初朝廷遣兵援太原二十二萬皆敗績所以
敗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遇敵者能幾先鋒一
不勝而卻後皆聞風而卻兵二十二萬敗正坐此不知
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今且以五萬
爲率分爲五十將畱十將護主帥兼聽策應內分二將

掘敵援兵以二十將分地入敵境擣其虛隙以二十將前設伏于偏僻伺候敵兵出抄多則避少則擒之其賊自困大概兵既分遣則人力竝用假令失利亦不至一齊敗衄此分數明之說也當時張魏公帥川陝合六路兵四十萬與虜戰富平始於環慶一路兵潰諸軍皆潰然則分數不明於是一齊敗衄之患生矣魏段超曰眾者在得眾人之死人眾而俱肯致死於是不徒眾矣

古將不專兵

上古寓兵于農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侯國之兵各將以

命卿大事則會諸侯

卿視國大小為員多少

故兵不聚而將不專

內難亦少春秋晉作三軍某將上軍某將中軍某將下軍于是將始專兵上之人稍失控御末大不舉之患生矣後世惟西漢初制近古兵皆取之郡國賦以丁而不以田每郡設守一人主政尉一人主兵兵隨土宜取之

巴蜀三河潁川諸處出材官

以才力取

隴西天水鎮安諸處

出騎士

以騎射取

西北輕車東南樓船臨淄拏手荆楚劍客

每歲八月郡國會試又隨土宜課之平地習車騎山阻習材官水澤習操船有事徵諸屯所不通用則守尉貶

兵屬天子而將無專權故漢將少跋扈至命將皆出臨時
 通典謂漢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如伏波樓船下
 瀨等將軍名號咸因事立稱事畢則省雖衛霍高勲退
 奉朝請之不暇今考文帝三年遣灌嬰擊匈奴將丞相
 也武帝元光二年遣韓安國屯馬邑將御史大夫也文
 帝遣張武屯渭北遣宗正劉禮軍灞上將九卿也高后
 遣隆慮侯竈擊長沙文帝遣河內太守周亞夫軍細柳
 將列侯郡守也將不專兵所以亟拜亟罷可誅可放無
 一人負固攬權要上者此制之善也又漢將多遷宿衛

蓋其出入殿廬人主識其材武有素如夏侯嬰以奉車
 將李廣以騎郎將趙充國韓延壽以羽林郎將衛青霍
 去病以侍中將所以漢將多良者審而後用也又設六
 郡良家以為取將之方山西置羽林期門以為蓄將之
 地如京師南北二軍宮城內為南軍京城外為北軍高祖初制亦番調
 郡國士為之而不遠戍至武帝始召募而更番之法廢
 昭宣始遠戍而屯衛之制疏

自古有死

世俗惑佛老者期不死復生然孔子曰自古皆有死老

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爲節度釋氏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况天裂星隕郡陷各遷沙漠遺滄海之縱崑穴著螺蚌之窟乾坤且有毀時人欲久不死理乎後世方氏言黃帝老聃例不死余考易大傳言神農黃帝堯舜氏沒而黃帝葬橋山莊子述老聃死秦人弔之而鄠縣柳谷有老子墓故近時劉潛夫詩云無藥可延黃帝壽有人曾哭老聃來則黃帝鼎湖攀龍之事老子青牛上升之說何往非幻又釋迦云我今皆痛將入涅槃經云佛於桑樹下右脅側臥而化老子化胡經云周匡王五年佛七十九歲死于拘尸那城雙林水下葬于回塵山他如彭祖七百佺偃千歲例以歲紀亦同歸於盡而已况其事不經見皆寓言裨說之錄乎禮外傳曰壽者百二十過此不死爲失期爲祆怪然則秦皇漢武殆未知失期之怪也唐牛僧孺曰人以得其死爲壽兵爲刀死刑爲獄死不耕織爲餒死寒死老無依病無託爲孤死舍是皆可言壽老子亦曰死而不亡者壽則必有可傳雖死猶生也

羅氏識遺卷第四終

